



向往宫

三部曲之二

(埃及) 纳吉布·迈哈福兹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

向往宫

（三部曲之二）

黎宗泽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 年·北京

نجيب محفوظ

قصر الشوق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١٩٥٧

مترجم من العربية إلى الصينية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向往宫

Xiang Wang Go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5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3}{4}$ 插页 5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700

ISBN 7-5016-0094-5/1·94

定价 6.35元



艾哈麦德·阿卜杜·吉瓦德随手关上了街门。他借着暗淡的星光，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过庭院。脚下是松软的土地，当他走累了，将身子向手杖上一倚，手杖头就陷进土里。他浑身发热，火辣辣的，真想能马上用冷水浇一浇脸、头和脖子，消除这七月天的闷热，熄灭他胸中和脑壳里燃烧着的火焰，哪怕是一会儿也好。一想到冷水，他不禁微微地笑了，脸上露出快意的神色。他走进楼梯口的小门，只见从上面射下来一道微弱的灯光，光线照到墙壁上，随着端灯的那只手的活动而移动着。他踏上楼梯，一手把着楼梯扶手，一把拄着手杖，手杖头触到楼梯上发出笃笃的响声。很久以来，这个声音就像是一种特殊的节拍，使人一听就知道是他回来了。艾米娜端着灯站在楼梯口上迎接他。他走到她跟前站下来，胸膛一起一伏地喘息着，等呼吸平静下来以后，才像往常一样对她说：

“晚安！”

“晚安，老爷！”艾米娜把灯举到他面前，低声说。

到了卧室，他急切地奔向那张大沙发，向上面一倒，丢掉手杖，摘下红毡帽，把后脑勺向沙发背上一靠，向前伸出两条腿，衬袍的下摆和塞在袜子里面的两只裤脚都从外衣下面露了出来；他用手帕拭去前额、面颊和脖子上的汗水，合上了眼睛。艾米娜把灯放在小桌上，站在那里等候他站起来，好侍候他脱衣服。她忧心忡忡地望着他，多么希望自己能鼓起勇气，劝告丈夫爱惜

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再出去夜游，因为他的身体经不住像从前那样熬夜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这番意思应该怎样表达才好。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从外衣口袋里掏出金表，摘下钻戒戒指，一齐放在红毡帽里，然后站起来，让艾米娜帮助他脱下外衣和衬袍。他的身体看来依然那么魁梧肥大，只是两鬓已经斑白了。当他把脑袋褪进白衬袍的领口时，不由得又暗自笑了，他想起今夜聚会上发生的事。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喝吐了，却偏要说是着了凉，胃里不舒服。他们几个人故意打趣他，说他酒量太小，还说不是个个男人都能一辈子和酒打交道的，等等。他想起阿里听了他们的话怎样生气，怎样为自己辩白。真奇怪……为什么有人会把微不足道的小事看得那样认真，恼羞到那种程度？既然那么认真，可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吹牛，大笑大嚷地说自己把一个酒馆喝干胃里也不会翻腾呢？

他又坐在大沙发上，把两脚伸给妻子，让她给他脱去鞋袜。艾米娜走出去，不一会儿取来汤瓶和洗手盆。她给他倒水，他洗了头、脸和脖子，又漱了口，然后盘腿坐好，让阳台和开向院子的窗户之间的过堂风吹吹。

“今年夏天太热啦！”

艾米娜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垫子，放在丈夫脚前，自己也盘腿坐下。

“真主慈悲，”她叹了一口气说，“到处热得像火炉似的，厨房里更像火炉，只有天黑以后，晒台上还勉强可以凉快凉快。”

她坐在那里，也不再是当年的样子了。她瘦了，也许是由于面颊消瘦吧，她的脸显得格外长了一些。露出在头帕下面的头发有了许多银丝。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腮上的黑痣也显得更浓重了，眼睛里除去原有的顺从目光以外，又增添了一

种忧郁茫然的神情。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她感到不知所措。最初她还能宽慰自己，但她常常不安地想：难道她后半生就不需要好的身体了吗？需要！一家人仍然需要她有好的身体。可是，她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她已经上了年纪，也许她身上出现的这种变化并不算多，但却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她就这样，一夜一夜地站在阳台上，从小圆孔里向马路上望着，马路上一切如旧，她自己却一天天地起着变化。咖啡馆的伙计又在喊叫，那声音好象回声似的传进寂静的卧室。她偷眼瞧着丈夫，不禁笑了。

她从心里喜爱这条马路，它那彻夜不息的喧闹声，仿佛在和她的心灵交谈。马路就像是她的一个朋友，可是这个朋友从来没注意这些小圆孔后面有一个爱着它的人。她心里默念着马路上的一切标记，她的耳朵里回响着马路上那些永不停息的声音，咖啡馆的伙计一刻不停地喊着。一个嘶哑的嗓门不厌其烦地谈论着白天的事情；另一个神经质的声音念念不忘地叨咕着“库米”^①和“乌勒德”^②，这是患百日咳的希纳亚的父亲为自己的小女儿打听药方，人们总是回答他说：“真主保佑她痊愈！”啊，这个阳台真好比是咖啡馆的一角，她就是坐在咖啡馆里面的顾客。她的两眼一直看着靠在沙发背上的丈夫的脑袋，而心里却想象着马路上的情景。后来她丢开这些，聚精会神地注意着丈夫。她发现他的脸通红，最近几天，他在后半夜回来时的这种样子虽说她已经见惯了，但是她还是不放心的，于是关心地问：

“您没有不舒服吧，老爷？”

“没有，感谢真主！”他抬起头来咕哝说，然后把脸转向她：“天气太热了！”

①、② 是占卜用的纸牌名。

夏天最好是喝葡萄酒，有人不止一次地对他这样说。可是他觉得葡萄酒不够劲儿，他要喝威士忌，别的什么也不行。所以他就只好每天晚上都要忍受盛暑酒醉的痛苦。今天晚上他笑得太过火了，连脖筋都笑疼了。为什么那样笑呢？他几乎想不起来了。聚会中没有人谈论什么可笑的事，只是在那种气氛中蕴藏着一种欢乐的电流，一接触它就会燃烧起来。他只记得当时易卜拉欣·法尔把“今天萨阿德从亚历山大出洋到巴黎去了”错说成“今天亚历山大从塞得出洋到巴黎去了”^①，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把这个“趣闻”当作了酒后的笑料。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萨阿德会在巴黎待上一个时期，等健康恢复以后，再应邀到伦敦去……”；“他会使拉姆齐·麦克唐纳勋爵^②同意埃及独立”；“他一定会给埃及带回独立来”。他们还谈到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并围绕这个话题又说了许多笑话。

不错，他交游很广，朋友众多，可是算得上是知己的只有穆罕默德·阿发特、阿里·阿卜杜·拉赫曼和易卜拉欣·法尔三个朋友。他简直不能想象，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义！他们一看到他，脸上就带出亲切的笑容，这使他感到快慰无比。他想着这些事，两只眼睛遇到艾米娜那探察的目光，于是，他好象提醒她一件大事似的，说：

“明天是……”

“那我还能忘了！”她说着脸上泛起笑容。

“我听说今年高中的考题很难……”他带着骄傲的神气说，

① 萨阿德即萨阿德·柴鲁尔，原文萨阿德与塞得(港)的音相近。亚历山大即亚历山大港。

② 麦克唐纳(1866—1937)，曾是英国工党的领袖，于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九年曾先后两度出任英国内阁首相。

并不想掩饰。

“真主慈悲，他考得很顺利，”她又笑了笑，同样带着骄傲的神气说道，“愿真主赐给我们长命，能让我们亲眼看到他大学毕业。”

“今天你到甘露街去过了吗？”他问。

“去过了，我请了他们大家，除了老太太他们全都来了。老太太推说身体吃不消，叫她的两个儿子来替她给凯玛勒道喜。”

“今天穆特瓦里·阿卜杜·萨马德谢赫到铺子来了，”艾哈麦德用下颏指了一下自己的衬袍说，“他给海迪杰和阿依莎的孩子们送来了几道符，他还为我祷告说‘真主保佑让我还能给你的重孙子们画符！’”接着他摇头晃脑地笑着说：“只要真主愿意，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你看，穆特瓦里谢赫都八十岁了，身体还像铁打的似的。”

“愿真主赐给您健康！”

他掐着手指边算边思量地说：

“我就是能够活到我父亲——求真主慈悲他——那么 大 年 岁，也比穆特瓦里谢赫大不了多少！”

“求真主慈悲去世的老人！”

他沉默了，一提起亡故的亲人就勾起他的思绪，直到这股激情慢慢平静下去以后，他才仿佛记起一件重要事情似的说：

“宰奈白订婚了！”

“真的吗？”艾米娜抬起头，睁大眼睛问。

“真的，今天晚上穆罕默德·阿发特告诉我的。”

“对方是个什么人？”

“是个政府职员，叫穆罕默德·哈桑，是教育部档案室的头儿。”

“大概岁数不小了吧？”她闷闷不乐地问。

“不，”他反驳说，“也就是三十五六岁，最多不过四十岁！”接着，他用讥诮的口吻说：“她在年轻人身上碰过一回运气碰怕了，我说的是那些没出息的年轻人，现在要找个稳重的壮年人碰碰运气啦！”

“我看，她最好还是跟亚辛复婚，至少也应该为他们的孩子着想啊！”艾米娜忧心地说。

他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并曾跟阿发特提过许多次，不过，此刻他没有附和她的意思，害怕暴露自己的失败。他气愤地说：

“阿发特信不着亚辛。说老实话，这孩子也真没法子叫人相信。所以，我也不便硬要阿发特这样做，我不能为了这种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事情伤了朋友之间的交情。”

“年轻人嘛，做错了事总该对他有个原谅！”艾米娜表示同情地咕哝说。

“我不是没尽心，可是人家不答应。”艾哈麦德不经心说出了自己的失败。“穆罕默德·阿发特一片好心地对我说：‘我不同意，主要是害怕那样一来容易断送了咱们的交情。’他还说：‘你要求什么我都能答应，只是损伤咱们的交情的事，我不能答应。’”说到这里他没再向下说。

穆罕默德·阿发特确实这样说过，可是那显然是一种委婉的拒绝。说实在的，艾哈麦德并不打算给亚辛另外找一个更好的妻子，他只希望同穆罕默德·阿发特恢复姻亲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看重阿发特本人，还因为他看重阿发特家族的社会地位。但是，穆罕默德·阿发特曾把了解到的关于亚辛的私生活情况告诉了他，应该说只是一部分，他对他说：“你不用替亚辛辩护，说什么他同我们一样，说真的，他跟我们就是不一样。退一步讲，即使一样，我也不情愿让宰奈白过她妈那样的生活！”自那以后，

他只好不再提这件事了。

“亚辛知道了吗？”艾米娜问。

“明后天他就会知道的。你看他能拿这当回事吗？他根本不考虑一个做丈夫的尊严！”

“雷德万怎么办呢？”艾米娜惋惜地摇着头问。

“留在他外婆家吧！”男人蹙着眉头说。“要是离不开娘，也许跟了她去，真是自作孽！”

“唉，可怜的孩子！爸爸在一处，妈妈在一处，难道辛奈白就舍得丢下孩子？”

“不得已的时候，舍不得也得舍，”艾哈麦德带着几分轻蔑地说。接着问：“这孩子几岁了，你记得吗？”

艾米娜思索了一下，说：

“今年五岁了，比阿依莎的女儿纳依玛小一点，比海迪杰的儿子阿卜杜·穆诺依姆大一点。再过两年他爸爸就可以把他接回来了，是不是，老爷？”

“走着瞧吧！”男人打了一个呵欠，然后接下去说：“他——我说的是她那个新丈夫，也是个结过婚的人！”

“有孩子吗？”

“没有，前妻没生养过。”

“也许穆罕默德·阿发特图的正是这一点。”

“你不要忘了那个人的身份……”丈夫不高兴地说。

“要讲身份，那谁也没有你儿子合适，至少冲着你也……”艾米娜反驳说。

他不由得心里感到一阵不痛快，暗自诅咒穆罕默德·阿发特，尽管他对他并没有恶感。但是，他嘴里却重复着那个借以自慰的说法：

“你不要忘了，他要不是害怕损伤我们的交情，他决不会拒绝我。”

“那当然，老爷！”艾米娜附和说，“你和他真是一辈子的老朋友了，可不能拿交情闹着玩。”

男人又打了一个呵欠，咕哝说：

“把灯拿到外面去吧！”

艾米娜站起来去端灯。他稍微闭了一下眼睛，接着好象反抗懒惰似地猛然站起来，走去躺在床上。现在太美了，在疲倦之后躺下来是多么舒服啊！他醒着，可是脑海里却空荡荡的。不管怎样，应该感谢真主……过去心里的平静消失了，这种平静当我们独自静下来的时候，就要追求它，但是它一去不复返了，只给我们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就像从门上面的扇格窗中透进来的暗淡光亮一样。不管怎样，应该感谢真主让他过着总算令人羡慕的生活，关键的是他应当拿定主意，当有人邀他寻求欢作乐的时候，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将来的事还是将来再说吧，说起亚辛，真是个麻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如此。他已经二十八岁，不再是一个孩子，为他另找一个妻子也并非难事，可是他不改旧样，又怎么能妄想真主会重新为他安排生活呢？！什么时候真主的指引能照耀整个大地，照亮人们的眼睛？想到这里他在心中高呼了一声：“感谢真主！”穆罕默德·阿发特告诉了他些什么？亚辛经常到乌兹毕克亚去，逛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当年他也曾到乌兹毕克亚去游逛过，当时那里是一个歌场。他几次想再到那里去下酒馆，重温一下往事，不管怎样应该感谢真主，让他在没去之前就听说了亚辛到那里去游逛的事，否则一定会闹出不堪设想的笑话。他应该给儿子让开路，儿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从前是澳大利亚鬼子，现在又有了这头骡子。

二

在黎明前的安静中，随着鸡叫，厨房里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揉面声。肥胖的乌姆·哈纳菲弯着身子在和面，从厨房顶棚上照射下来的灯光，映照着她的面孔。她一点不见老，头发依然那样乌黑，身子依然那样肥胖，只是脸上增添了许多皱纹，面容也显得苍老了。艾米娜坐在她右边的一张椅子上，一声不响，两手不停地往摊开和好的面上撒着面粉，准备做饼。这时乌姆·哈纳菲停下来，从面盆里拔出两手，用手腕抹了一下前额上的汗，然后挥舞着粘满面粉的拳头，好象戴着白色拳击手套一样，说道：

“太太，今天您就是受些累也是高兴的，求真主多赐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好日子。”

“是啊，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的饭菜弄得丰盛点。”艾米娜低声说，并没抬头，继续干着活。

乌姆·哈纳菲用下颏指了一下女主人，笑着说：

“那可全靠您这位老师傅啦！”

接着，她又把手伸进面盆里，继续揉面。

“依我的意思，只做点肉粥送到侯赛因清真寺去给穷人们分分就算了！”

“我们这不是一个外人都没请吗！”乌姆·哈纳菲不同意地说。

“虽说没请外人，可总是热热闹闹地摆席请客啊。你看加米勒·汉姆扎维的儿子福欧德，人家同样也是高中毕业，有谁去关心他呢！”艾米娜嘟哝说，语声中带出不安的意味。

“这有什么，也不过是亲人们聚会聚会。”乌姆·哈纳菲坚持已见地说。

艾米娜怎么能无怨无悔、无忧无虑呢？她早就打听过的，听说上大学跟上小学的年限相同，她心里欢乐没来忧虑又至。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岁到二十四岁是成熟的青春时代，孩子在这个期间要离开她的怀抱，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这颗充满忧伤的心是多么痛苦！

“阿依莎一定喜欢这些巴格拉沃^①，她会连想起许多往事来的，太太！”

阿依莎喜欢，她做母亲的自然也喜欢。无论白天黑夜，饱时饥时，醒着睡着，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别说那套骗人的话了吧，什么法赫米死了你一天也活不下去，什么你活着只是为了探看他那一丘黄土。你的心为他的死震动并不等于全世界都为之震动，除了扫墓的时候，人们仿佛都已经忘掉了他。我的儿子，当初人们心目中只有你，如今却把你遗忘了，只在逢年过节的日子才想到你。人们都怎么啦？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只有你，海迪杰，你是妈妈的心，是妈妈的灵魂，你总是劝我忍耐。阿依莎却不这样。慢着！我不能冤枉她，她也同样难过，只是她的难过是有分寸的。凯玛勒却无可指责。你这一辈子为这些可爱的孩子操劳得头发都白了，你变得像个幽灵一样。乌姆·哈纳菲说过，年纪一大，身体就不那样结实了。你将近五十岁了，他也快二十了。怀孕、害口、分娩、哺乳、抚爱和希望，接着是一切都付诸流水。你看，难道老爷的脑子里就没有想过这些？随他去吧！男人的忧愁毕竟和女人不同。这是您的话，我的妈妈！愿真

^① 一种带馅的甜点心。

主让您住在天堂里，妈妈！他又恢复了老样子，夜夜去寻欢，仿佛法赫米没有死，仿佛怀念儿子的心情已经烟消云散，这真让我伤心！不仅这样，每当我落入愁海的时候，他还要责备我。我是法赫米的母亲，难道他不是法赫米的父亲吗？妈妈在世的时候说：“可怜的艾米娜，不要一味考虑这些吧，要是我们用做母亲的心去衡量别人的话，那么所有人的心都像石头一样。他是男人，男人的忧愁毕竟和女人不同，假如男人不能抑制自己的忧愁，那么肩上的担子就会把他们压垮的。要是你发现他忧愁的时候，你应该解劝他才对。要知道，他是你的依靠呀，可怜的女儿！”这怜爱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当法赫米牺牲的时候，人们无限悲伤，几乎谁都哭不出来了。后来，有一件事证实母亲的话是对的。有一天半夜，丈夫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来，一下倒在椅子上痛哭失声。那一夜，他只盼望他不要出什么事，就是他永远忘记死去的儿子也没关系。你自己不也有时会忘掉他吗？这是由于你贪恋生活，追求享受，再没有比这更难堪的事情了。人们都说：“世事就是这样”，你也就学会和相信了这种说法。既然如此，你怎么还能埋怨亚辛？他只不过是无可厚非地过着习惯了的生活罢了。慢着！信仰真主的人一定要忍耐，你要顺从真主，你的一切遭遇全都是真主的安排。你永远是“法赫米的母亲”，你活到什么时候也是他的母亲，他也永远是你的儿子。

揉面的声音依旧不停地响着。天亮了，艾哈麦德对着晨光睁开眼睛。他伸了一下懒腰，扯开嗓门打了一个呵欠，那声音如怨如诉。接着，他从床上坐起来，两手扶着伸开的小腿，略略弯着背，白睡衣背上已经被汗浸湿了。他摆了摆脑袋，仿佛要甩脱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他下了床，径直去洗澡间去洗冷水浴。这是爽身的唯一良策，用冷水洗洗能使头脑清醒，使身体恢复精力。

他脱光衣服，在冷水浇到身上的时候，他又想起了昨天听到的那番劝诱。想起这件事加上冷水的刺激，他的心颤抖了一下。阿里·阿卜杜·拉赫曼说：“别再固执啦，去看看旧日的情人吧。我很了解你，生活不能老是这样子活下去。”难道他最后还要跑这条道？已经五年了，他没肯跑这条道，他是怀着一个丧子的穆斯林的心情向真主悔了过呢，还是不愿公开，暗自悔了过？或者只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意愿，并没有悔过呢？他没去想，也不愿去想。他已经年事不小了，近五十五岁了，但是他的心思为什么还是这样不稳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人们请他喝酒的那一天，他答应了，当人们请他去听歌的那一天，他也答应了。难道他同样答应去会会旧日的情人？忧愁又有什么用，它并不能使死人复活！难道真主允许我们为了怀念死去的亲人而戕害自己的身体吗？在儿子死去的那悲哀的一年中，在忍受愁闷的折磨的那一年中，他没喝过一滴酒，没听过一声歌，也没说过一句笑话，以致他的头发都白了。是的，只在那一年我的头上才出现了白发。他在重又去喝酒和听歌的时候，借口只是为了体念朋友，因为他们见到他忧愁也放弃了自己的快乐。这是说谎也是实话，他重又去喝酒，一方面是为了体念三位好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耐不住了。这三位好友和别人不同，别人丝毫不为你难过，他们却为你的忧愁而忧愁。他们既要去参加欢乐的聚会，又要枯燥无味地陪伴你，那多么难堪啊！不过，这三个亲密的朋友不肯独自寻乐，而任你去自寻苦恼，因而使你逐渐又恢复了许多做法，只是没去找女人。因为你把这事看得太重，他们也不便勉强你。你太苦恼了，也太固执了，祖贝达派人来找你，你没有动心，马莉娅的母亲又遭到你的果断的回绝。你忍受了无比的痛楚，认为自己决不会再回到这条路上来了。你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法赫米身在地下，

我能回到歌女的怀抱里去吗？”啊，人在无聊和痛苦的时候，是多么需要同情！让我忧愁去吧。“今朝不保明朝事，焉知明日死不来！”这句含有哲学意味的话是谁说的？不是阿卜杜·拉赫曼，就是易卜拉欣·法尔说的，穆罕默德·阿发特说不出这种有哲学味道的话来。穆罕默德·阿发特没有答应我的要求，而让他的女儿再醮了，这当然会让人耻笑我。他生就的火暴性子，可是他不像从前那样跟我发火了。真主证明，他是个多么讲交情、重信义的朋友！你总还记得在扫墓的时候，他怎样陪着你落泪吧。但是，在那以后，他却说：“我担心你不再玩可就要老了。走，到水滨别墅玩玩去吧！”当我表现迟疑的时候，他又说：“你去消遣消遣，谁也不会扒下你的裤子。”真主明鉴，我太难过了，法赫米一死，就如同我自己死了一半一样，我一生一世最大的希望破灭了，谁能责备我的悲伤和克制呢？可是，我这颗忧伤的心又笑了！她们怎样了，五年来她们有了什么变化？这漫长的五年！

凯玛勒醒来，首先传入他的耳鼓的是亚辛的鼾声，他禁不住呼唤起哥哥来。不管亚辛愿意不愿意，他总要按时把他唤醒。他一声接一声地叫，直到亚辛又像抱怨又像呵斥地回答了一声才停止。接着，亚辛在床上翻了一个身，肥胖的身子把床弄得咯吱咯吱地乱响，仿佛它在他身下痛苦地呻吟似的。然后，他嘴里哼着睁开两只通红的眼睛。

依他的意思，用不着这样着忙，反正他俩都得等父亲洗完了澡再去漱洗。五年以来，家里重新作了安置，楼下的洗澡间轻易不使用了。除了客厅以及相连的堂屋，楼下的房间都腾空了。那间堂屋因为是通向会客室的必经之路，所以里面摆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亚辛和凯玛勒都不愿意和父亲一起住在楼上，可是他

俩不得不遵守这一决定，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才陪着到楼下去。亚辛又闭上眼睛。可他没再继续睡，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再睡了，而是有一个形象浮现在他的幻想中，使他的感情激动起来。那是一副长长的鸭蛋脸，衬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马莉娅！他尽情地遐想着，沉醉在比梦还美妙的幻境中。

几个月以前，他丝毫没有想到过她，仿佛根本没有她这个人似的。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听乌姆·哈纳菲跟他的继母提到她，说：“您听说了吗，太太？马莉娅跟她丈夫离了婚回娘家来了。”于是，他想起了马莉娅、法赫米和那个英国鬼子——凯玛勒的朋友，他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接着，他又想起她的人品，很久以前，在那件丑事被揭发以后，她的人品曾激荡过他的心。这时他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突然闪现出一块标语牌，好象夜晚光辉耀眼的电灯广告一样，那上面写着：“马莉娅……你的邻居……一壁之隔……离了婚的女人……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好机会！”但是，这块标语牌很快就从他的脑海里隐没了。他想起法赫米的心愿和苦恼，就迫使自己摒弃了这种想法，他懊悔（假如他还有懊悔之心的话）自己不该暗中转这样的念头。后来，有一次他在穆斯基础巧遇到她和她母亲，几只眼睛无意地互相瞥了一下。她的目光里带着相识的神情，然而她的脸上却流露出一种不认识的人几乎看不出的微笑，使他的心动了一下，但是，最初这也只不过是认识罢了，后来他的心就为那张鸭蛋脸和那双画着黑眼圈的大眼睛留下的美妙印象而动荡起来。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使他回忆起当年的宰奈白……他一面思索一面良心感到不安。他刚刚走了几步——更恰当地说是当他顺着艾哈麦德·阿卜杜胡咖啡馆的台阶走下去的时候，在他那颗忧郁的心里唤起了一个令人悲伤的记忆，他想起了法赫米的